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三十六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桓王

十九年冬十一月齊侯衛侯鄭伯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

恃其城莫有闘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三月癸未鄭伯甍子忽嗣初齊人将妻忽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初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夏五月鄭葬其君莊公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公子突雍氏宗有寵於宋公宋公誘祭仲而執之曰

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秋七月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鄭伯忽出奔衛鄭國風九篇曰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長女閑都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將將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國風十

篇曰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也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人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山有橋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鄭國風十一篇曰蘀兮二章章四句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侍君倡而後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鄭國風十二篇曰狡童

二章章四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狂狡之志）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遑餐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宋公陳侯魯柔蔡叔盟于折魯侯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月魯侯會宋公于闞經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其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矣惡曹之盟三國之君也既不以道興師又結怨固黨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鄭莊公一念不善志殺其弟使餬其

曰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忽儀亹突則而象之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不名命大夫也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不正不亦甚乎故稱其字者所以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皆聖人親筆非國史所能與也

突歸于鄭

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其不當立也不稱公子絕之也何以書于鄭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雖不順焉權臣許之立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攷於詩可

以見怨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者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二十年夏四月壬寅魯侯會杞侯莒子于曲池平二國盟焉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魯侯欲平宋鄭五月丁亥會宋公燕人盟于句瀆之丘六月壬辰陳侯薨舍公子完而立弟林魯侯以宋公之成未可知也再會之于虛九月又會之于龜宋公辭平丙戌遂與鄭伯盟于武

父十月陳葬其君厲公丙戌衛侯燬子朔嗣魯侯鄭伯
帥師代宋戰焉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
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
人爭出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
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
謀之三巡數之經曰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
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
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

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魯君臣矯與宋公盟會皆存而不削何其書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不削者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贊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罪在內也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楚子辭焉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十二月齊侯師師及宋

公衛侯燕人侵紀曾侯鄭伯會紀侯伐之四國之師皆敗走春正月衛葬其君宣公曾大水王寵子克屬諸周公黒肩辛伯諫曰内寵並后嬖子匹嫡外寵二政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弗聽冬十月鄭人請修好于曾經曰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巳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齊為無道恃强淩弱而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巳必有引咎辨喻之文不得免則固其封守訴諸天子方伯及四隣諸侯其必有仲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得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故春秋以紀為主省徳相時自

治之意也三月葬衛宣公葬自内録也旣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如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巳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矣秋七月冬十月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魯侯鄭伯會于曹曹人致餼焉鄭使公子子人于魯尋盟且脩曹之會夏六月壬申魯御廩災乙亥嘗齊侯生三子諸兒小白子糾使鮑叔牙傅小白鮑叔曰臣知棄矣名忍曰固也小白必不為後管仲曰事未知也冬十月丁巳齊侯薨諸兒嗣宋人以齊

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秦庶長三父等賊殺出子復立世子武公經曰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古人於冰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仲冬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春秋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之變詳矣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來盟稱使則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門觀

災而新作則書御廪災其新必矣何以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欲之意深矣知其説者然後知其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矣

乙亥嘗

禮以時為大六月嘗則不時也禮以敬為本壬申災乙亥嘗是不敬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二十三年甲申冬十二月王使家父求車于魯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春正月乙未王崩謚曰桓王太子佗立二月己巳齊葬其君僖公祭仲專鄭伯患

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三月仲殺糾公載以出奔蔡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四月乙亥鄭昭公入許叔復歸于許齊侯魯侯盟于艾以謀定許邾人牟人葛人朝于魯鄭伯突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九月宋公魯侯衞侯陳侯會于袲伐鄭將納突弗克而還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經曰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所入不至於有求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若王者有求下覦而化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夫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然

後民志定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東官失德庶聰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逐君不書何也陸淳曰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者亡其君位也其稱復歸謂絕而復歸也古者諸侯世國故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不世官故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或曰復厭詞也

許叔入于許

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則當伸大義以直詞告諸天子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

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盟于艾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皆外之也其外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制邑之死虢君京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而又城櫟而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何誅國之疏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隳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榦弱枝以自使臂之義為來世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

隣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威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譏其疑於為義而卒於為不義也

莊王

元年冬十一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謀伐鄭也

春二月諸侯遂伐鄭弗克而還衛國風六篇曰芄蘭二章章六句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甲狎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衛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衛侯之搆殺二子也相與立羣公子黔牟而逐之衛侯奔齊鄘國風二篇曰牆有茨三章章六句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牆有茨不可掃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蔾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內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詳審

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鄘國風三篇曰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八句一章九句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事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衛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為飾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且之晳也揚眉之廣晳白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當是暑袢延之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為媛鄘國風五篇曰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人之無良

我以為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君國小君）鄘國風四篇曰桑中三章章七句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弋姓也）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邶國風七篇曰凱風四章章四句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焉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

浚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睍睆好貌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慰安也

經曰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會于曹蔡先於衛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不可亂也春秋時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為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先後為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其致非納突也非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

齊

二年冬十一月丙辰魯侯齊侯紀侯會盟于黄魯侯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十有二月丙午魯侯郳子會盟于趡三月齊人侵魯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四月丁丑蔡侯䔧弟獻舞嗣蔡人名蔡季于陳六月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癸巳蔡人葬其君桓侯魯宋衛伐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

底曰日御不失曰以授百官于朝八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曰官失之也鄭國風十三篇曰褰裳二章章五句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狂童之狂也且鄭國風十四篇曰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刺亂也婚姻之道闕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

子不送兮時有進而不至者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貌悔予不將兮將行也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叔伯迎己也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鄭國風十五篇曰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栗行上栗也踐淺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就也鄭國風十六篇曰風雨三

章章四句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雨淒淒然雞鳴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説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昏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鄭國風十七篇曰子衿二章章四句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縱我不往子寧不

來不來若言不一來也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佻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鄭忽素惡高渠彌渠彌因獵射而殺之謚曰昭公祭仲立公子亹鄭國風十八篇曰揚之水二章章六句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迋誑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秦人誅三父等夷三族討其

弑出子也經曰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字也歸順詞劉敞曰若季者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癸巳葬蔡桓侯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然則曾君生而稱公可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於君是為忠其垂訓之義大矣及宋

人衛人伐郱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三年冬十有一月魯侯將與夫人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會齊侯于濼遂與夫人同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國風九篇曰敝笱三章章四句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雲言盛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魴鱮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如雨言多也敝笱在梁其

魚唯唯唯唯出入不制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水喻衆也二月丙子齊侯設享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以其君喪歸世子同嗣齊侯師于首止鄭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鄭國風十九篇曰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如雲衆多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鄭國風二十篇曰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瀼瀼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臧善也）鄭國風終二十一篇曰溱洧二章章十二句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士與女方秉蕳兮（蕳蘭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周公欲

弑王而立子克辛伯以告王殺黑肩子克奔燕冬十月

己丑魯葬其君桓公經曰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是年魯桓已終

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簒弑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歿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者許可

之詞公於齊姜委曲從順無所不可敵笱之詩所以刺也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承順為事易著于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也

夏四月丙

子公薨于齊魯君弒者不地以見弒今書薨于齊不沒其實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四年春正月魯桓夫人以桓公之不得其所也歸于齊先王之制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王女之嫁于齊者魯世為之主至是王將妻齊侯使魯大夫單伯逆之

于京師魯人以桓公之見殺於齊疑欲邪為之主遂為王姬築別館館之于外八月乙亥陳侯躍卒臼嗣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於是魯遂主王姬歸于齊王國風終十一篇曰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國子嗟父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

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實齊侯帥師遷紀三邑郱鄑郚以為已屬經曰元年春王正月魯莊公雖世嫡可以有國然未誓於王則得稱世子擅有其國故不書即位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與聞乎弑臣子義不共戴天而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絶不為親與凡人等也今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孫者順讓要遠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有若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聖人取河廣之詩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垂訓遠矣夏單伯逆王姫單伯者魯之命大夫也逆王姫使魯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魯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

禮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秋築王姬之館于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外晉主王姬之嫁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冬十月乙亥陳侯林

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非小惡也與葬成風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以為非義之所存誤矣王

姬歸于齊晉主王姬在他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

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此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具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皇王大紀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三十七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莊王

五年冬十二月陳葬其君莊公魯公子慶父伐邾於餘丘齊侯夫人王姬薨訃於魯魯侯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冬十二月魯桓夫人會齊侯于禚齊國風六篇曰南山四章章六句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

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南山齊南山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懷思也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窮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克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至也宋公薨子捷嗣經曰二年春王二月葬

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丘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兵權者羽父專命再為主將仲遂擅兵而世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秋七月齊王姬卒夫服稱情而為之者也莊公於齊王姬比內女為之服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故特卒王姬比內女嫁為諸侯妻者以著其罪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矣或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戒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

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乙酉宋公馮卒

六年冬十一月魯公子溺會齊師伐衛宋葬其君莊公

三月葬桓王紀侯使其弟季以酅請為附庸於齊紀於

是乎始判魯侯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

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宿為次王伐隨討其尊

荊楚隨告絶于楚經曰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子曰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盖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曰常事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紀侯之弟也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紀侯命之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書字而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衆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爾或以勇為鼓亂誤矣

七年冬十二月魯桓夫人享齊侯于祝丘春正月紀夫

人伯姬卒楚王熊通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謚曰武王子熊貲嗣始都于郢齊侯及陳侯鄭伯遇于垂謀屬紀也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大去其國雖其夫人未葬亦不能恤也四月齊人為之

葬伯姬曾侯會齊侯狩于禚經曰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兩君相見享於廟中禮也今夫人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衛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因其寄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紀侯大去其國大閱大雩大蒐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委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有國家者以義言之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亦可去而不守昔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

去國日以微臧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與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録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襄迫逐紀侯使不及葬其夫人而去然後見其罪矣或曰葬之禮也夫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子曰何以人齊侯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公於齊侯不與共戴天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故稱及稱人以著其罪也

八年魯桓夫人如齊齊國風十篇曰載驅五章章四句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

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至旦四驪濟濟垂轡瀰瀰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瀰瀰衆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湯湯大貌彭彭多貌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翱翔猶彷徉也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遨郳黎來朝于魯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蔡侯伐衛納衛侯朔經曰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者衆多之地攷於載驅之詩可見矣曰會曰享猶

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郳黎來來朝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魯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而人之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

九年王使子突救衛諸侯兵强王師不能禁朔遂入衛放黔牟于周殺二公子齊侯以衛賂分送于諸侯齊國風七篇曰甫田三章章四句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

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也無田甫田維莠桀桀桀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勞思怛怛怛怛猶忉忉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弁冠也齊國風八篇曰盧令令三章章二句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説之其聲

令令然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鬈鬈好貌盧重鋂鋂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偲偲才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秦伐邽冀之戎初縣之經曰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王人微者子突其字

也以下士之微起從大夫之列者褒救衛也朔陷殺其兄罪國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借諸侯之力以抗王命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魯侯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顧逆順則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彼既非行矣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視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冬齊人來歸衛俘衛俘者衛寶也朔以弟弑兄篡國上逆王命人理所不容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衛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

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十年甲午魯桓夫人會齊侯于防春二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五月大水無麥苗魯桓夫人會齊侯于穀齊國風終十一篇曰猗嗟三章章六句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蹌巧趨貌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為名目下為清儀

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猗嗟孌兮孌壯好貌清揚婉兮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秦初縣杜鄭滅小虢經曰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虚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秋大水無麥苗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

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矣

十一年冬十一月魯侯帥師次于郎以俟陳蔡陳蔡不至甲午治兵魯侯及齊侯圍郕郕降于齊公子慶父請伐之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遂還鮑叔牙見齊侯之無常也嘆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奔莒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

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齊侯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九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懼隊車傷足而反徒人費遇賊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賊入弒公而立無知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甲午

治兵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者以君為重也今莊公親將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既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係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動衆之罪為世戒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冬十有一月癸未

齊無知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它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

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峻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

弒其君諸兒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鬭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皆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强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用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户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遠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十二年春齊雍廩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魯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初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孔子曰天子廵守遷廟主行令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出廟必蹕曰古

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曰主命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帛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六月庚申魯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公喪戎輅傳乘而歸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寬惠柔良智勇治於高傒忠信可以結百姓禮義可法於四方君若欲霸諸侯使相可也遂師師言於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魯施伯曰管子天下之材也所居之國必得志於天下若令在齊長為魯國憂矣必殺之魯殺子糾於生竇將殺管召齊使者固請梏而予之召忽自殺鮑叔得管仲比至三釁三浴之齊侯迎于郊與之坐而問焉曰我先君惟女是崇惟田是好百姓困窮戎士凍餒社稷幾亡孤欲大振齊國雪先君之恥奈何仲對曰先君之惡不可揚也不敬宗廟民乃上校身者治之本也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君上之欲無窮苟不敬百姓無

度量於其間則上下相疾而危亡至矣先王知與之為
取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下令於流水之源令順民
心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然城郭溝池不足以固
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才不足以有衆矣公
曰敢問何謂度量仲對曰五穀者民之司命百物之主
也珠玉黄金刀布者天下之通貨也人君重五穀禁末
産視本末重輕而準之以幣謹持其權以調貴賤則利
歸於國而敬老慈幼恤孤養疾矜獨問病通窮困接絶

足之政可施矣是故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公曰敢問何以張四維而行令仲對曰制人羣擅殺生令行禁止者君之分也仰制奉法卑賤敬畏者臣之分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置儀設法愛人不私賞惡人不私罰以公制論以法制斷不知親踈遠近貴賤以法制行之令而不行令不法也法而不行令不審也審而不行賞罰輕也重而不行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不

以身先之也禁勝於身令行於人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未有多禁而能多止者也未有多令而能多行者也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曰令者人主之大寶君國之重器也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行於國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欲民之有廉有恥也小廉不脩於國小恥不息於國求

百姓之有大廉大恥不可得也故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復錯也百姓國之本也百姓之所欲者飲食也所願者安樂也苟足其欲贍其願則能用之矣故昔者聖王之治民也參其國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選賢才公曰善命仲定制仲制齊國為二

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三十

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帥十卒為鄉鄉有帥三鄉為縣縣有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立五正各使聽一屬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士農工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五屬大夫復事君親問焉謫寡功者曰制地分民如一何獨寡功敎不善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乃問曰於子之鄉於子之屬

有居處好學孝悌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孝而不告謂之蔽明有勇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君又問曰有不慈孝於親不長悌於鄉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鄉長屬大夫於是退而進賢君親見之遂使役官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其賢者而復用之以補用之不善政者君召而與語訾相其質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升以為

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公曰善舉國以聽於仲行其法於是鄉長退而修鄉以及於五屬大夫退而修屬以及於邑伍與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故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民皆勉為善士有終身之功不為一朝之計齊國大治齊侯遊於郊有甯戚者飯牛於車下擊牛角而商歌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將用之羣臣曰是衛人也盍往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小

惡而忘其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宜
用其長管仲言於齊侯曰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是故聖
人卑禮以下天下之賢閑進退習詞令臣不如隰朋請
立為大行人知經界盡地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
馬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知無不言不
避死亡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公從之公有善仲
未嘗不嘆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從終諫不止曾滚洙

以備齊也經曰九年春齊人殺無知不書雍廩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無知不稱君者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讎也有父之讎而不知報乃欲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則人倫廢天理滅矣故聖人云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傳經云只書糾子糾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故不書子明不當立也小白兄也故繫諸齊明其宜有齊也宜有齊而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公徙義而名忽之死聖人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而自經者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 敗績者公也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然何以不言公若莊公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重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而莊公本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取者不義之詞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欲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然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周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三年冬齊侯欲從事於諸侯管仲請反侵地以安四鄰重皮幣以聘頫於諸侯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衣馬多之以資幣使號召天下之賢士以皮幣玩好鬻之四方以覘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征之於是齊侯將伐魯管仲諫曰兵有天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器濫惡不利以其士予敵士不可用以其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人主不務積德於兵以其國與敵不聽遂伐魯魯侯將禦之曹劌請見問何以戰

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小賜不咸民不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詧必以情斷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冬十一月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魯侯侵

宋春正月宋人遷宿齊師宋師伐魯次于郎魯侯禦之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是戰也縣賁父御公卜國為右公隊左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齊大夫付乙頗用事管仲言於齊侯曰內有疑妻之妾則宮亂矣庶有疑嫡之子則家亂矣朝有疑

相之臣則國亂矣臣以不才委命而付乙與政惟君裁焉齊侯誅付乙齊侯曰吾欲富於財而藉樹畜可乎仲對曰惟山海可於是煑渠夷之鹽封金鐵之山動者死罪列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不加賦於民而國用大饒昔禹治河自大陸澤之北疏為九道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潔曰鉤盤曰鬲津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中二百餘里齊侯欲富國務廣其地治河并行徒駭於八河之地課樹藝建城邑通魚鹽于東萊

使關市譏而不征齊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楯一戟小罪讁以金分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斸甲兵大足有革車八百乘輕諸侯之幣以重其禮垂橐而入稛載而歸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小國諸侯莫之敢背蔡侯息侯皆娶于陳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告于楚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王從之秋七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歸自是漢沔江淮間諸侯皆服于楚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八月齊人滅譚譚子奔莒蔡侯以莘故繩息嬀以語楚王楚王滅息以息嬀歸經曰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經不書齊師伐魯者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者為主或曰長勺魯也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

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恐或沉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横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刱新秪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侯輕舉大衆深入他國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絶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

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人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責譚失事大之禮可矣而滅之可乎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其義蓋未絕也故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温温子奔衛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耳

十四年宋人侵曾曾侯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獲其大夫南宫長萬宋大水魯侯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宋公使公子御説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説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宋人請南宫長萬于魯魯人歸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經曰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患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凡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冬王姬歸于齊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異哉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係秦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聖訓之義大矣

十五年春正月紀叔姬歸于鄫南宫萬弒宋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宫又殺之公子御說奔亳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牛立御說謚先公曰閔公獲奔衛萬奔陳宋人請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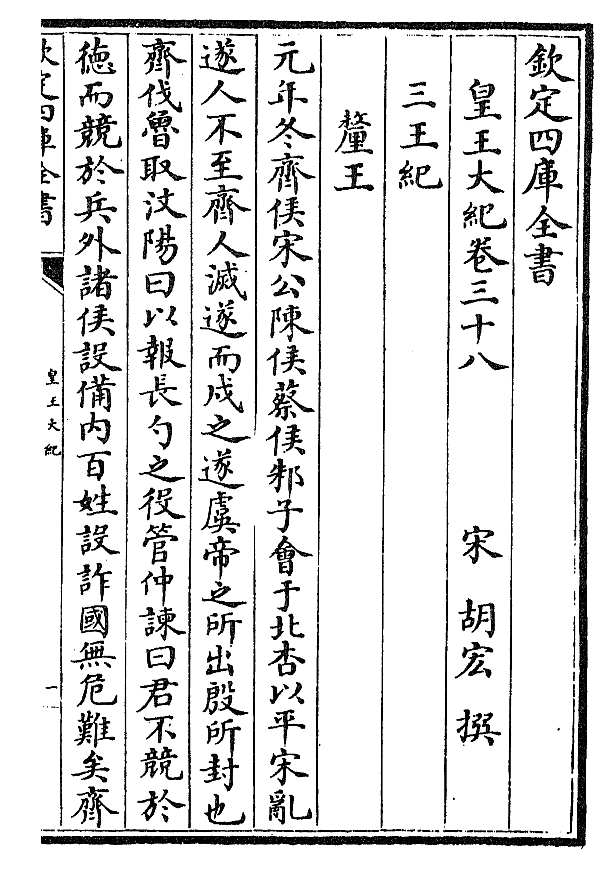
皆見宋人皆臨之王崩謚曰莊王太子胡齊立經曰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魯莊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耳歸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不以亡故而虧婦道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用悉書夫子修書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太宰督亦死前而不書者身有罪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徒救其身不能執賊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雖不能執賊亦

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冬

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巳醢矣曷為不書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皇王大紀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三十八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釐王

元年冬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邾子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遂虞帝之所出殷所封也齊伐魯取汶陽曰以報長勺之役管仲諫曰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外諸侯設備内百姓設詐國無危難矣齊

侯曰請會魯侯而盟之可乎仲曰可魯侯召曹子曰寡人勿欲會曹子曰會之臣請從於是魯侯會齊侯于柯將盟曹子撫劒而進管仲曰兩君為好子將何求對曰請復汶陽之田齊侯許之乃盟宋人背北杏之會經曰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蔡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公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桓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

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焉齊稱人微者耳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莊於齊襄當其身則釋怨不復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社稷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柯之盟詞無貶則知其妄矣

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魯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鄭伯突自櫟侵鄭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瑕殺子儀突入鄭遂殺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二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初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楚息嬀生二子曰囏曰頵未言楚王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王以蔡侯滅息夏五月遂入蔡魯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經曰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稱人

將甲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盖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推强楚西抑泰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也隱公四年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三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曹桓夫人如齊郳叛宋宋人齊人邾人伐之鄭人間之而侵宋曲沃

稱殺晉侯緡而伐之盡以其寶器使大夫為之請命于王王使虢公命以一軍為晉侯唐國風九篇曰無衣二章章三句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煖也）唐國風十篇曰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有杕之杜生於道左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噬逮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經曰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聲罪致討曰伐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掠境曰侵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謂之無名行師曰侵非也冬十月

四年冬十有一月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楚滅鄧鄭伯自

櫟入綏告于楚楚伐鄭及櫟冬十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會盟于幽邾子蘧子瑣嗣

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有一子曰白不立封之平陽以弟德公為嗣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不書公諱也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邾子克卒

五年甲辰鄭伯不朝于齊齊執其大夫詹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醉齊戍而殲之鄭詹奔魯魯人受之王崩謚曰釐王王大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王室益微太子閬立晉侯稱薨謚曰武公子詭諸嗣晉多麋秦徙居雍始興諸祠用三百牢于鄜時初作伏祠磔犬邑四門以禦蠱菑經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書齊人執詹惡之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巳則盡道以愛巳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夏齊人殲于

遂殲盡也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初非伐罪弔民之師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故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来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强而致匹夫之行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詹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来又以罪詹也

冬多麋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此書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惠王

元年正月日有食之虢公晉侯鄭伯来朝王使原莊

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戎侵魯既去而後知之魯侯追之至于濟西魯有蜮秦德公薨子宣公嗣經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起戎心而不知譬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春秋書之者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二年楚王熊貲薨謚曰文王子囏嗣初鬻拳强諫文王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魯桓夫人如莒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王取蔿國圃邊伯宫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五大夫遂奉子頹伐王不克子頹奔衛經曰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

齊侯宋公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滕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聖人書之譏其重以失已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書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者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方與三國結盟則其將伐我何也齊桓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三年冬十二月魯桓夫人如莒衛師燕師伐京師立子

頹王出適鄭處于櫟齊大災齊侯伐戎經曰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姜氏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至是亦如莒春秋悉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詩録泉水載馳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父母已終如宗國猶不得而况莒乎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禁亂之所由生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書法則知防閑之道矣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四年鄭伯虢公胥命于弭鄭伯謂林父曰子頹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聞其飲大夫酒樂及徧舞不息是樂

禍也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討子頹殺之及五大夫王入于王城鄭伯𦤺子捷嗣夏五月戊戌魯桓夫人𦤺謚曰文姜冬十月鄭葬其君厲公經曰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稱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秋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五年冬十一月魯肆大眚魯葬文姜陳侯夫人生世子禦寇嬖姬生子款陳侯欲以款為嗣遂殺禦寇公子完奔齊陳國風七篇曰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侜張狂也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惕惕猶忉忉也陳國風八篇曰月出三章章四句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

詵美色焉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月出皎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齊侯以陳敬仲完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齊侯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公不詵使食

采於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齊侯遊於平陵見貧而無妻者以外御妻之管仲曰君必待見而後施惠何其狹也乃下令澤梁時縱市書而不賦令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夏五月丙申魯侯及齊大夫高傒盟于防魯侯如齊納幣秦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楚王欲殺其弟顒顒奔隨與隨襲王殺之是謂杜敖顒襲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

經曰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聞聖王眚災肆赦赦過宥罪矣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或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或稱人者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

殺而不出於其君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傳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徵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求議結婚取仇人女大惡也取背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納幣則不待貶也

六年祭叔聘于魯魯侯如齊觀社曹劌諫曰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

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夫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非故業矣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聽楚王遣使獻于天子天子命之曰鎮爾南方無侵中國楚遂遣使聘于諸侯齊侯魯侯遇于穀蕭叔朝魯侯于穀魯丹桓宮楹九月曹伯射姑薨世子羈嗣冬十月齊侯魯侯盟于扈晉桓莊之族偪晉侯

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蔿者杜隰叔之子唐帝堯之苗裔也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隰叔奔晉爲士官遂爲氏

經曰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穀梁子曰祭叔天子之內臣不言使不正其私交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荊人來聘荊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

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適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來朝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過于穀盟于扈皆

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老而無妻曰鰥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今魯莊生三十有六年矣尚無內主何也蓋文姜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

春秋詳書為後戒也

七年春正月魯刻桓宮桷匠師慶諫曰臣聞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不聽曹葬其君莊公魯侯親迎于齊六月丁丑以夫

人姜氏歸大夫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不聽宗人夏公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又不聽魯大水是時自岍隴以東至于伊洛往往有戎蕃育盛強遂侵曹曹世子羈出奔陳公子赤歸于曹郭亡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告晉侯曰不過二年

君必無患經曰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戚飾其宫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宫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忘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忘者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説誤也常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

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何以不致

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婚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佚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用幣何以書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不稱爵者微弱不能君也赤庶公子歸易詞也鄭忽突出歸權在于家曹羈赤出歸制在于戎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

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郭公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郭之故墟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八年陳侯使大夫女叔聘于魯始結好也衛侯燬謚曰惠公子赤嗣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王者之制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災

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魯人鼓用牲于社魯伯姬嫁于杞秋大水魯始鼓用牲于社于門魯公子季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晉士蔿與羣公子謀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以士蔿為司空

經曰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六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今魯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非禮矣伯姬歸于杞逆者非卿名姓不登於史策故書歸以志其失禮而

有名姓登於史冊猶書歸者以别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九年曹侯伐戎曹殺其大夫曹侯及宋人齊人伐徐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侵晉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虢人又侵晉經曰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無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專命而

不以告于王朝專殺而不以歸于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況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在伯禽時徐戎已為魯患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從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皇王大紀卷三十八

皇王大紀卷三十九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惠王

十年甲寅魯侯會杞伯姬于洮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夏四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會盟于幽齊定令關市五十而征一賦禄以粟田稅上年什取三中年什

二下年什一大凶不稅其或饑饉則弛而稅令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餘修兵革不足者助之發齊于是霸小白喜曰孤有管仲猶鴻之有翼也號曰仲父

論曰齊亦公侯之地爾及管仲得政遂能強大霸諸侯何也守信不二行法無私舉用賢才開闢言路不藉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舒民力仗尊王之義會于首止天子憚其正而王室之亂消寧曾難誅哀姜公道伸而諸侯服盟于

召陵禮荆楚而中國之義立封衛楚丘城邢夷儀遷杞緣陵而夷狄不得肆此其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畧也其去戎狄也遠矣故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若夫伐魯國以救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大夫立子頽出天王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虧魯晉宋有弒君之賊而不能討也陳有殺適立庶之亂而不正也鄭有兄弟爭國之禍而不能止也以病燕則伐壯戎山

戎以包茅不貢則南伐楚以不從已則伐宋伐鄭執陳轅濤塗厚自封殖滅譚滅遂降鄣遷陽處已如是何以服人是以北則晉專冀方西則秦專雍土南則荆楚強横滅弦滅黄圍許伐徐而終不退聽也原其失皆由不知天理之本而馳心於功利之域故輕重後先不相並無以得天下心而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遠故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願之乎

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季友之舊也魯杞伯姬歸寧魯侯以叔姬嫁于莒大夫慶慶來親迎杞伯朝于魯王使召伯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魯侯會于城濮經曰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愛其女而不能節之以禮非事而特會于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視他盟為愈矣秋公

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詆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禮父母在歲一歸寧何以書來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冬又來歸不合禮之常矣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叔來逆慶姬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子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十一年春正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師敗

績二月丁卯邾子蘧蒢嗣楚令尹子元文王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鄭人將奔桐丘曾侯會齊人宋人救鄭楚師夜遁魯築郿魯大無麥禾魯臧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從之從者曰君不命吾子而自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若在上不恤下居官而避難非事君也遂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

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
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
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侯歸其玉而予之
糴晉侯賈夫人無子齊姜生世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
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滅驪子以驪姬歸生奚齊
其娣生卓子史蘇告諸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與百姓以
為百姓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其亂生哉吾聞君子
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

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驪姬通於優施施與之謀去三公子而立其子賂外嬖二五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從之惟奚齊卓子在絳里克丕鄭荀息相見克曰若之何息曰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丕鄭曰事君者從其義

不阿其惑克曰我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將靜也猛足言於太子曰盍圖之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違為敬敬順所安為孝孝敬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逺於孝矣吾其止也唐國風終十二篇曰采苓三章章八句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苦菜也人之為

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無與勿用也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葑菜名也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經曰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人奉王命聲罪以討衛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愚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書及以主之衛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

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無故伐鄭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諸侯得救急恤鄰之義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莊公享國二十八年於古法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聖人書之以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

臧孫辰告糴于齊 劉敞曰言如齊告糴則其詞緩言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恍其名而以急病攘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

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也

十二年魯新延廏非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鄭人侵許魯有蜚冬十月紀叔姬卒魯城諸及防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畢樊皮叛王經曰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譏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廏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此韓屈宜臼所謂時詘舉贏者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紀已滅矣其卒之何以明紀侯

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徵矣城諸及防

十三年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魯師次于成郕者紀之附庸也五月齊人脅鄣降之六月癸亥魯會葬紀叔姬日食魯鼓用牲于社北戎病燕職貢不至齊侯魯侯遇于魯濟謀伐山戎桓公自將制令支斬孤竹而還燕賴以安楚子元驕楚王使申公鬬班殺之以鬬穀於菟為令尹實子文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鬬伯比從其母畜於䢵淫

於䢵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而收之楚人謂乳瞉謂虎於菟也邶國風十一篇曰式微二章章四句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泥中衛邑也邶國風十二篇曰旄丘四章章四句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邶國風十三篇簡兮三章章六句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碩

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禦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六孔翟翟羽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山有榛隰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宜在王室）

邶國風十四篇曰北門三章章七句刺仕不得志也

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已焉哉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沮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秦宣公薨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經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滅國不葬此何

以葬賢叔姬也不以亡故而虧婦道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以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何以知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其稱人譏伐戎也齊公以北戎病燕親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十四年魯築臺于郎二月薛伯薨魯築臺于薛齊侯以

戎捷遺諸侯非禮也古者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諸侯有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諸侯不相遺俘魯築臺于秦魯不雨經曰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侯伐山戎以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秋築臺于秦不雨

十五年魯城小穀齊侯為楚伐鄭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於梁丘魯侯夫人姜氏無子娣叔姜生子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以夫人言許之生子般衆妾成風生子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也友之將生公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成風聞友之繇遂事之屬其子焉友以公命酖叔牙曰飲

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叔孫氏
魯侯薨子般嗣次于黨氏初魯講雩于梁氏女公子觀
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曰不如殺之
是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至是慶父使犖賊子般季友
奔陳慶父立公子啓如齊求援齊人許之曹伯赤薨謚
曰僖公子班嗣曹國風首篇曰蜉蝣三章章四句刺奢
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
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

明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其君齊明衷正清潔惠和有德則興其君貪冒辟邪淫荒矯誣失德則亡王曰今何神也對曰昭王房后實

有爽德協于丹朱是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王曰其誰受之對曰今號少荒其亡矣乎王使太宰忌父帥狸姓傅氏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不祈經曰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思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若薨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莊公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

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莊公過時越禮而娶讎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有國者可不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昔成王將終命七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宄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專屬於一人可知矣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者自書伐於餘丘見莊公專以兵權授之慶父至是弒君出入自如國人不能制也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十六年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侯從
之魯葬其君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
麻不入魯侯會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使召諸
陳魯侯次于郎以待之友歸于魯齊侯使仲孫湫省魯
難歸言於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
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
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
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晉侯作二軍使太子申生將下軍公將上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師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世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賜趙夙耿夙叔帶之五世孫也賜畢萬魏萬畢公高之裔孫也

唐國風十一篇曰葛生五章章四句刺晉獻公也好戰功則國人多喪矣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

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鮮明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刺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齊人救邢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

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陣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

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季子來歸

按左氏盟于落姑謀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

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默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骨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脩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吏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田常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齊人遷陽春三月乙酉魯禘於莊公

魯夫人姜氏欲立慶父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夏六

月辛丑慶父使齮賊公于武闈謚曰閔公季友以公子

申適邾七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慶父奔莒季友以申歸

而立之慶父至莒莒人逐之將田乎齊齊人不納却反

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

之聲也乃縊立其後為仲孫氏齊侯使高傒將南陽之

甲至于魯時魯難初平人情未定傒助之修守備鎮撫

內外結盟而歸魯人賴之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邶國風十六篇曰北風三章章六句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愛行道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虛虛也亟急也）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非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十月狄人伐衛初衛侯好鶴鶴

有乘軒者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衛
侯與狄戰於熒澤衆潰衛侯死國人東走為狄所邀遂
滅衛初公子頑生子曰申曰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燬
見衛之多患也先適齊至是宋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
民男女七百人合別邑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申以廬
於漕謚先君曰懿公未幾申薨謚曰戴公衛人立燬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鄘國風
終十篇曰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一章八句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載辭也弔失國曰唁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遠貌漕衛東邑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閟閉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女

子善懷亦各有行行道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極至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鄭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鄭伯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鄭伯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而作清人之詩焉鄭國風五篇曰清人三章章四句刺文公

也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重英矛有英飾也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重喬累荷也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貌鄭國風六篇曰羔裘三章章四句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也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

三德也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秦成公薨子七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晉侯以驪姬為夫人將廢世子使世子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世子奉冡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世子世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梁餘子養先丹木曰縱敵可盡猶有内讒死而不孝不如違之世子不可遂伐狄至於稷桑世子欲戰狐突勸世子行曰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可乎世子不可敗狄於稷桑而歸讒言彌興狐突杜門不出

經曰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宫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觀于删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失

獨編史克之頌武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甍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具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閑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

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讐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于後

閨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讐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于未亂保之于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于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

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臣姦三十年執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

河南劉彝曰史氏記繫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彝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皇王大紀卷三十九